

三味书屋

一场极致的大脑游戏

——读安德列·别雷《彼得堡》有感

林 颀

安德列·别雷(1880年-1934年),俄国象征派的扛鼎人物之一。父亲是有名的数学家,母亲是钢琴家,家学渊源让他成了多面手,身兼诗人、作家、哲学家等,也让他的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如同挖掘不尽的宝藏。

长篇小说《彼得堡》是他的代表作。别雷在回忆录中谈及,《彼得堡》“借象征性的地点和时间描写残缺不全的想象形式的下



迄今唯一完整中文译本
纳博科夫最欣赏的20世纪西方四大名著之一

意识生活……”是“大脑的游戏。”“而日常生活,彼得堡,在这部小说的背景下发生于某地方的带有革命性的蛊惑感,只不过是那些想象形式的假定性外套罢了。”这是一部充满心理流动、发挥极致想象力的小说。

别雷就像蒙太奇大师,拼贴、分切和剪接,玩得很溜。沙丁鱼炸药罐头噼里啪啦,尼古拉的怀表噼里啪啦,思绪仿佛飘到了宇宙的空旷处,他在梦境中不断膨胀、上升、融化……意识回归童年的老家,城市上空有仙鹤啼鸣。作者笔锋突然转向利胡金敲诈尼古拉,两人发生激烈冲突。沙丁鱼罐头继续响个不停,尼古拉深陷弑父恐慌中。没想到对父亲的怨念会让自己成为刺杀行动的执行人,没想到自己对索菲娅的钟情会惹来她丈夫的跟踪。另一边,则是一成不变的官僚会议、参政官僵滞刻板的工作程序。尼古拉思想的纷乱和行动的迟缓形成了对比,俄罗斯固化的官僚权力和迅速发展的社会形势形成了对比。

借助蒙太奇的手法,《彼得堡》文本享有了极大的自由,幻觉与真实难以区分,世界的混乱与非理性表露无遗。1921年,别

雷在长诗《初会》里写道:“世界——在居里的试验中爆炸/用那引爆了的原子炸弹。”1922年,别雷在诗歌《小行星“地球”上的小戏台》里又写道:“——世界——将要飞起!——弗里德里希·尼采怒吼……”别雷对“世界”具有独特的敏感。20世纪初科学的萌动,拓展了别雷的视野,使其作品内涵远远超越表象的叙述。

彼得堡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同时彼得堡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产生无所适从的迷失感。俄罗斯沉重的历史使命?作家屡次提及彼得堡是宇宙空间里的一个“点”。换言之,彼得堡没有想象中的宏大。小说不断以罐头发射推动时间流逝,尼古拉焦灼的心态和幻想的意识穿插其中,作家在时空维度上给予人物压迫感,似乎想以此重塑主观心理感受中的时空认知。在打乱的时空秩序里,在眼花缭乱的细节里,读者与其竭尽全力地去捕捉对于这部小说而言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的情节,不如把情节当作载体,把这场阅读当作一次寻宝游戏,看看我们还能找出多少别雷的象征主义物件呢。

在《彼得堡》里能看到很多俄

罗斯经典文学的影子。普希金曾在长诗《青铜骑士》里描写了彼得大帝时代圣彼得堡的辉煌建筑,那些建筑和诗句多次在本书中出现。别雷以此致敬大师,或许也是为了缅怀俄罗斯逝去的“黄金时代”,只不过,他的青铜骑士成了模糊背景里的幻象。《彼得堡》的故事架构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同样讲述密谋和破坏活动,突出个人和政党之间的矛盾。《彼得堡》还让我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尼古拉的母亲就叫“安娜”,安娜随同演员私奔了,最后,走投无路的她又回来了。在索菲娅与利胡金的婚姻里,我们也看到,索菲娅虽然厌倦平庸的利胡金,但还是拒绝了尼古拉的求爱,她耽于稳定的家庭生活,并不想主动打碎。这两个女性形象,似乎同时指向了当时兴起的“新女性”观念。

别雷以《彼得堡》预言俄国历史上彼得堡时期的终结,小说中的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物体、每一种颜色和风景,连同那细密缠绕的主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在传达无限延伸的象征意味。《彼得堡》于1916年首次出版,之后这部杰作和作家都经历了风靡、冷落和重新发现。反复的认识过程,大概也可以看作20世纪的一种象征。

“钱眼”里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钱币的故事》读后

痕墨

说到古代的钱币,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象征了天圆地方的“圆形方孔钱”,但要真追究起中国钱币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踪迹,除非专业人士,否则一般人真的难以详述其间的“所以然”。《中国钱币的故事》就是针对一般读者所写的一部关于中国钱币沿革的书籍,它和艰深的学术文章不同,语言浅白易懂,内容平朴近人,也可说是将中国史通过钱币学和经济学给叙

述清楚了。书里不仅有关于古钱币的人物及故事介绍,也时时显现出作者在收藏方面的独到见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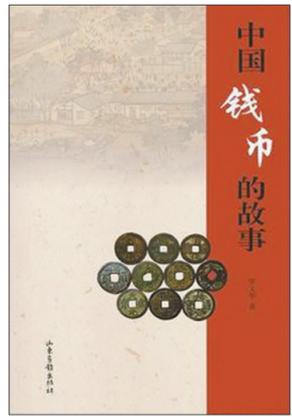
古钱币收藏历来被人视为是一种文人雅玩,但因赏玩对象本是一种等价物,所以又和其他类别的藏品大不相同。中国钱币能观照古人的宇宙观、历史观、审美观和艺术观,这也决定了各种古代钱币所涉及的文化范围是其他藏品难以比拟的。《中国钱币的故事》严格按照时间线,从先秦时期的贝币讲起,春秋战国时各国的货币并不一样,布币、刀币、圆钱、蚁鼻钱,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施行“车同轨,书同文”,也将货币制度进行了规整有序的安排。从彼时起,圆形方孔的“秦半两”成为全国法定铜钱。汉武帝时启用了“五铢钱”,这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流通了700余年)的货币。之后,王莽称帝,大规模改革币制。王莽施行的“宝货制”太过繁杂,民间百姓根本搞不清楚,改革无疑以失败告终。但王莽当政时期“一刀平五千”的“金错刀”确是币中翘楚,这种令人看起来有点像钥匙的钱币,精美绝伦,难怪获得了“莽铸金错刀,当为钱绝”的赞誉。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钱币非“开元通宝”莫属,它标志着我国的

货币从铁量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北宋的铜钱因为存世量比较大,所以在今天的钱币收藏市场上算不得是什么精贵物件。但宋钱有着版式丰富的特点,能很好地呈现古钱币的特征、模式和概念,于是现在的钱币爱好者如果有心进行这一方面的收藏,往往会从宋钱入手,毕竟“宋钱是古钱币的入门教材”。何况宋钱中也有不少佳美的精品,像徽宗时的“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不仅在制作上精益求精,而且上面刻的不是一般名家手笔,乃是大名鼎鼎的御书“瘦金体”。南宋铜钱在数量和质量上和北宋铜钱没法比,不过因为存世数量少,在当今“物以稀为贵”的收藏市场上反而吃香。所谓“四朝钱”是收藏界对辽、西夏、金、元这四个朝代钱币的合称。“四朝钱”相对来说比较稀少、拙朴,能为今天历史专家研究那些少数民族政权提供确凿可靠的物质参考。随着宝钞和银锭的推行,明代铸造钱币不多,较有名的是“永乐通宝”,因“永乐”二字含义吉祥,所以一直以来广受追捧。清代钱币最大的特点就是“满汉一体”,一般会在铜钱的正面用汉文刻铸帝王年号和“通宝”字样,背面则用满文注明

该钱币由某某钱局铸造。“康熙通宝”的几类版式中有一种名为“罗汉钱”的异品,铜色金黄,币制精良。民间百姓将“罗汉钱”视为幸福美满的象征,不仅过年的时候用它来“压岁”,青年男女恋爱订婚,也喜欢用它作为爱情信物。沪剧里有一传统戏《罗汉钱》,剧名就源于此。

中国的钱币如果单纯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具有历史悠久、延续不曾中断的特点,所以古钱币所蕴藏的文化内涵相当丰富。但因为《中国钱币的故事》不是学术专著,所以着重介绍的还是在主线历史脉络中的主流钱币。与此同时,书中还提到了深受中国钱币文化影响的朝鲜、日本、越南钱币,以及体现我国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丝路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货币)、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清代“新疆红钱”等。

作者在介绍钱币文化的同时,努力传递出相应的历史思考、金融意识及收藏理念。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一般我们是反对“钻钱眼里”的,但是如果对于中国钱币,你在研究和认识的时候能够钻得进去,还能钻得出来,那么就能从中获得一番真知灼见了。



时光的印记 岁月的标签

——评欧阳传芳《父亲·老屋·苦楝树》



罗光成

欧阳传芳散文集《父亲·老屋·苦楝树》,烙着时光的印记,贴着岁月的标签,恰如一群晨曦中的白鸽,扑扇着灵巧的翅膀,穿过绚烂的长空,把过往的故事与情怀,如实叙写,尽情抒发。跟其他女性散文作家相比,她的散文似乎显得更加扎实、厚重、深刻、饱满与唯美,时时处处具有一种与人相近相伴的内在品质,拥有让人放松心情、放弃俗念、放飞希望的精神魅力。

扎实是作家的写作态度,也体现了作家的理想追求。欧阳传芳不是把散文当作生活中可有可无的消遣自娱,也不是把散文当成排解寂寞的文字游戏,而是以“散文背后站着”的严肃态度,与散文同生同行,同帐同欢。《父亲·老

屋·苦楝树》中的百余篇佳作,曾发表于数十家报刊,入选若干种选本。其最初的发表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作者从此笔耕不辍。“母亲转身的时候,窗外正有一束阳光透射在母亲的肩上,我看见母亲的背驼着,像一个瘦弱的孩子,我的泪就在那个时候,一点一滴地落在那个陈旧的木箱上,一点点地洒散开来……”(《母亲与书》)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出欧阳传芳的扎实——态度的扎实,生活的扎实,文风的扎实。正是这种沉静与扎实,才使她的散文,始终流淌着生活的原汁,呈露出现实的背影,以及岁月深处苦楝般不堪回首的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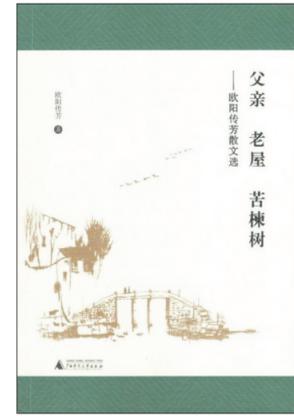
厚重,源于生活积淀,是欧阳传芳散文呈现的又一内在特质。她以丰富的生活经历与积累,以及在改革开放时代大背景下毅然“燕南飞”的青春路径与情怀,借助散文创作的载体,融成厚重的精神和思想的内核。《父亲·老屋·苦楝树》中的每一篇作品,有着作家生活的印迹,都是真实人生的反映,如同作家故乡桥头和村口那些扎根大地的老槐树,坚实、沉着、热

情、活力。深刻,而不故作高深,是散文创作理应遵循的原则。欧阳传芳的散文,已从最初朴素直观的记人叙事、写景抒情,逐步深入到散文的背后,开始了精神的探求、思想的寻找、生命的追问。

饱满,是散文内容表达与精神气质的融汇,也是散文产生阅读冲击的生命张力。饱满,取材是第一,剪裁是第二,情韵是第三。对此,欧阳传芳显然有着深切的体悟和准确的把握,打开《父亲·老屋·苦楝树》,饱满的人情扑面而来。作者写亲情,写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四哥、五哥……或洋洋千言,或寥寥数语,把控有度。而浓浓亲情,皆跃然纸上,读之令人心潮起伏,久久难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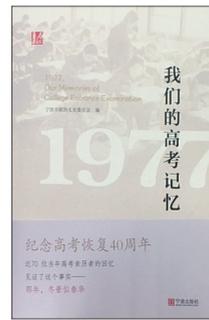
唯美,是黏附在散文之上与生俱来的品质,是现实之美在散文创作中的艺术介入与升华。“桃尖微微露着一点点红,像婴儿胸前的红兜兜,每一个都是那么鲜亮清新。”再看孩子们,“站到桃树下,试着用竹竿敲打桃子,一下,两下,叶子纷纷落下来。随着树叶一

起坠下的也有三两个桃子,有力地落在地面上,同时也落在孩子们期盼已久的心上……”(《偷桃》)作者让纯稚的、活泼的、顽强的、奋进的、和乐的、阳光的,还有优雅的、超逸的、温顺的、体贴的、友善的、青春的等等所有表达,与唯美一起,生发出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荐书

《1977,我们的高考记忆》



《1977,我们的高考记忆》是一部区域性的高考人物回忆录。

40多年前的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有人说“吹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阵春风”,有人说“它使整个国家重新回到了以现代文明为追求目标的轨道上”。当年的高考学子毕业后被分配到不同地方工作,进入不同的岗位,因而人生道路也各有不同。有的当了领导,有的当了院士,有的去国外工作,有的在国内奋斗。不得不说,考上大学,是他们一生事业的重要起点,他们的成长规律,值得研究。我是1980年上大学读书的,与上面的78、77级学长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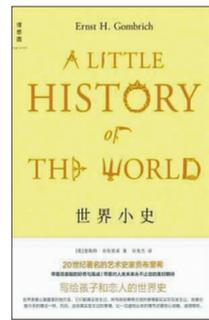
有过一段短暂的接触,了解过一些他们勤奋学习的故事。现在,重新打量“文革”后的第一批宁波籍人才,确实感到他们并不简单。

近年来,公众史学发展迅速,这是一门与百姓相关联的新史学,人人参与,人人留史,人人享史。实现公众史记录的手段,就是写回忆录、做口述史。《1977,我们的高考记忆》中的大多数篇章是当年的高考学子自撰的回忆录,少数由当事人口述整理而成。有意思的是,一些久居海外的学子,几十年不用母语写作了,也按时交稿了。

《1977,我们的高考记忆》是由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出面组织的,政协文史委有“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征集传统。在传统回忆录之外,宁波政协文史委近年来加强了宁波当代口述史的征集工作,并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口述史采集队伍。(推荐书友:钱茂伟)

主编	崔秀玲
出版	宁波出版社
日期	2017年12月

《世界小史》



在众人的印象里,历史总是厚重而复杂的,讲历史的书难免板着脸孔,严肃而又冗长。《世界小史》却有点不一样,它既不同于正史的严肃沉重,又有异于野史的荒诞不经,也远离了《明朝那些事儿》的玩笑诙谐,着实是一本优雅平和的历史书。

作者恩斯特·贡布利希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曾以《艺术的故事》一书为国人所熟知。在《世界小史》中,贡布利希没有回避历史的阴暗面,他一面勾勒着历史辉煌灿烂的轮廓,一面揭示着人类在压迫、邪恶和黑暗中所表现出来

作者	(英)恩斯特·贡布利希
译者	吴秀杰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6年1月

的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不屈不挠的追求。透过贡布利希散文式的历史叙述,我们看到了猛犸象猎人栖身在简陋的山洞中,雅典卫城在广阔水域上闪闪发光,迎头基城黑烟滚滚成为废墟,罗马斗兽场充满着呐喊和血泪,无敌舰队在英国海岸折戟沉沙,攻占巴士底狱的人群激奋怒吼,不可一世的君主沉醉在“国王游戏”中……然而,这一切都随时间而湮没了。在历史面前,个人总是无比渺小的,谁也挡不住历史的大势和洪流。

不过,读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今。顺着贡布利希的目光,我们可以发现,科技的进步让生活越来越便捷,面对冲突和分歧,人们愿意坐下来谈判而非轻易诉诸武力……《世界小史》传达的正是对人性、对人类未来永不止息的美好期待。(推荐书友:干琼琼)

《令人反感的幸福》



《令人反感的幸福》收录了阿根廷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的19篇短篇小说,分别选自两部短篇小说集《大地狱》和《令人反感的幸福》。其中《令人反感的幸福》是首届加西亚·马尔克斯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颁奖词称:《令人反感的幸福》通过一种奇特的视角,将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恐怖、幻想和奇特一一展现出来,技艺娴熟。

在此文开头,作者说:“我读福楼拜。幸福有三大要素:愚蠢、自私、身体健康。”而“我”对M家庄严的、持久的、不可扰乱的、着实令人反感的幸福表示怀疑,开始跟踪调查。她则告诉“我”:“幸福就像彩虹,从不会在自家楼顶看见,只会人家屋顶出现。”跟踪调查的结果是,M家始终健康快乐地生活着。而“我”则在跟踪观察别人的幸福生活中,失去了给予自己幸福生活的能力和自信。

短篇小说《大地狱》讲述的是

作者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译者	施杰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18年1月

一则荒诞的故事:旧桥镇上的两家理发店竞争激烈,其中塞维诺理发店因为有《周末画报》和迷人的法国女郎而吸引了更多的顾客。一次,法国女郎和一名小伙子在小镇上消失了,店主塞维诺的解释是他的法国妻子到城里照顾父亲去了。而镇民们以为两人已被害,于是开始寻找尸体,结果志愿者在沙丘找到了很多尸体,而法国女郎和小伙子并不在其中。几天后,法国女郎回来了,镇民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作者平淡的叙述后面,隐含着无限张力。

同样淡而隽永的还有《受害者》。男主人公大巴去见女友,途中打开了一本侦探小说《受害者》。在阅读时男人忽然想到:“文学的世界才是最适合他的,在那里,幸福很快被忘记,好运只在朝夕,喜悦下一秒便存疑;在那里,残忍正当却必须。而理想以及理想中的女人,总有被迫上的那天。”当车到达终点,看到身着红裙子的女友在焦急地寻找他。男主人公合上书,在那一页小心做好标记,绅士地给走廊上的一位夫人让了道。他不着急下。如此叙述,非常精彩。(推荐书友:虞时中)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 98906429